

椰树风情 人生滋味 ——丘濬《椰林挺秀》诗赏析

朱东根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 海南海口 570228)

摘要: 丘濬的《椰林挺秀》诗是一首形象鲜明、风味别致的写景咏物诗。诗人选取自己所熟悉的南国风物作诗歌咏,既生动传神地刻划了景物的形态风姿以及随风雨阴晴而变的独特景观,也在写景咏物之中隐然寄托了他那亲近自然的心愿和热爱生活的情怀。由于诗人具有良好的诗学修养,加之对所写景物能了然于胸中,故而写起景物来娴熟老到,得心应手,颇见艺术功力。该诗在取材、风格、语言等方面跳脱了明代前期台阁体的影响,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关键词: 丘濬;《椰林挺秀》诗;赏析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10)04-0074-05

明代诗人丘濬有《琼台诗文会稿》传于世。读其诗,有如林中探宝,海边拾贝,能使人流连忘返,时有所获。在其堪称名篇佳作的诗中,要说很有特色者,《椰林挺秀》无疑是值得评说的一篇,其诗曰:

千树榔榔食素封,穹林遥望碧重重。
腾空直上龙腰细,映日轻摇凤尾松。
山雨来时青靄合,火云张处翠萌浓。
醉来笑吸琼浆味,不数仙家五粒松。

诗写岐山八景之一。所谓岐山八景者,丘濬皆有诗赋之,曰屏山耸翠、带水湾环、榕树屯阴、椰林挺秀、月池夜色、花鸟春香、山市晓晴、洋田朝雨。丘濬并有序文述岐山之所在及八景之所由:

琼城之东两舍许,有胜地曰条岐。其山谓之岐山。山之形若树,屏然苍翠之色,四时不渝。山之下有水,水之流纤迤若带,缭绕乎田塍之间。其田弥望可数十里。越田而南有圩市焉,乡人之贸易者,恒晨集于是,盖亦一方之胜景也。

友人蒙亨(时中),世居其间。居之前有池,池之中有岛,岛之上杂植花木。而环其居者,又有榕树、榔榔之属。远而望之,郁然深秀之中,栋宇隐然在焉;则又据山水之胜,而独得之者也。君……因即其胜,厘为八景,携以自随,遇能诗者辄请赋之。(《岐山八景诗序》)

岐山风景之胜概确实有如图画中,令人心驰神往。因其间“又有榕树、榔榔之属”,故时人特为之设“椰林挺秀”一景,而丘濬之诗遂得以作焉。

《椰林挺秀》诗既是依景而写,则由于它所写之景——椰树的特异新奇而使得本诗天然地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风味和让人耳目一新的外在特色,从而能让大多数没有机会来到海南的读者在特定的诗境中寻求特别的体验。

椰树是棕榈科常绿乔木,性喜高温、雨水、阳光,还有吹拂的海风,是海南岛的当家树种,也是海南岛当仁不让的天然主人。虽然我国的台湾南部、广东雷州半岛及云南西南部也可见到椰影婆娑,但人们依然把椰岛的美称送给了海南,真是令人怀想!同样,当年岐山八景所在的今之海

口也当之无愧获得了椰城的雅号。读着《椰林挺秀》，穿行于椰风海韵中，人们仿佛看到，丘濬笔下的椰树林仍是那样的风姿绰约，正眺望着对岸的大陆，守护着美丽的海南岛呢！

然而，如此富有情趣的景物却很少有机会走进诗人的笔端，以咏椰而名篇的诗作更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乃是由于椰树生长热带、僻处中华边陲的缘故。翻检唐宋诗人们的咏椰作品，不难发现，其作者大多是谪贬南荒的文人，粤琼本地诗人反而较少。南来的诗人们仔细观察着这迥异中州的南国风物，情不自禁地写下其内心的新奇感受，于细致生动的写景咏物中寄寓着复杂的人生意绪，表达了背井离乡的感伤情怀：

日南椰子树，香袅出风尘。丛生调木首，圆实槟榔身。玉房九霄露，碧叶四时春。不及涂林果，移根随汉臣。（唐沈佺期《题椰子树》）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唐李德裕《谪岭南道中作》）

炎丘椰木实，入用随茗鰣。譬如楳矢砮，但贵从来远。往时万里物，今在篱落间。知公一拂拭，想我瘴雾颜。（宋黄庭坚《以椰子茶瓶寄德孺二首》之二）

也有纯然描述性的咏椰诗：

浆成乳酒醺人醉，肉截鹅肪上客盘。有核如匏可雕琢，道装宜作玉人冠。（宋黄庭坚《以椰子小冠送子予》）

落蒂累累入海航，枯皮犹吐绿芽长。金丝发裹乌龙脑，白兔脂凝碧玉浆。未许分瓢饮醍醐，且堪切肉配槟榔。当时曾挂将军首，此说荒唐不可量。（宋赵升之《椰子》）

这里既有对椰树形态的刻划，也有对椰树功能的描述，诗人们观察事物之细腻、运笔用墨之工致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说真的，由于这些诗人都是外来客，对椰树的生长环境和生活习性缺少深切体验，其笔下的椰树景观终究让人觉得少了点儿什么，读起来不免有些“隔”。以此而言，从椰树故乡走来的丘濬可谓弥补了这一缺憾。他的《椰林挺秀》不仅给椰树描形画态，形象逼真，而且写椰树风情，写人生滋味，写出了真情实感，

写出了境界品味，在唐宋元明清乃至当代的诸多咏椰诗中诚为上品。你能从中真切地感受到椰树之美。

丘濬在刻划椰树形态时显然要比那些前辈诗人们技高一筹。他不是简单地罗列椰树的果实茎叶作功能性描述，而是精心选择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和意象来摹写椰树的风采情韵：“腾空直上龙腰细，映日轻摇凤尾松。”这短短十四字的一个对偶句意蕴丰富，无疑是椰树形态最贴切而形象的写照。你看，一株株挺拔的椰树噌噌噌腾空而上，直插云霄，颀长秀丽的树干宛若龙腰一握；在明媚日光的映衬下，蓬松纷披的椰叶就像五彩斑斓的凤尾一样艳丽，微风吹来，摇曳生辉。这是一幅多么鲜艳、生动的《椰树映日图》啊。

在这幅图中，诗人赋予了椰树以三重的美感。其一，造型的美。和其他常见树种相比，椰树在外在形态上显得简洁明快：其挺直的树干高大俊俏，整齐光洁。在单项树冠上，椰叶如飞羽状向四方伸展，形成一个漂亮的冠盖。高耸的干和宽大的叶远望去正是一个“个”字造型，煞是好看。诗人紧抓住椰树外形的这一特点，以一“细”一“松”的线条勾勒，准确而利落地完成了椰树的素描速写。其二，比喻的美。为了使笔下的椰树形象生动，唐宋诗人常作比喻和联想，丘濬也是如此。但衡诸前人，丘濬的比喻可谓精妙之极。他把椰干比作龙腰，椰叶比作风尾，不仅是将中原人见不到的椰树形象“置于眉睫之前”，而且能“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给读者留下美好的遐想。你看，龙、凤为祥瑞之物，又有王者气度，用以喻椰树，不是非常贴合它那“海南主人”的身份地位吗？你不妨设想一下万物翔集、龙飞凤舞的灿烂情景。其三，神韵的美。椰树本是无情物，但诗人却以拟人化手法摹写之，写出了它的神韵。“腾空直上”表现了拔地而起的气势，让静态的树干有了生气，有了动感，有了一种阳刚的力量！而“映日轻摇”则又是动中写静，于摇曳的树叶中捕捉那份宁静、恬淡、柔美，捕捉那份情。这样，在蓝天丽日的背景下，动与静的态、力与情的美奇妙组合在一起，使远方的你不能不为之怦然心动。

对“映日轻摇凤尾松”这句诗，有读者以为丘濬是用凤尾松比喻椰树，实属误读。何以知其误也？从诗歌句意及律诗的形式要求上可以推知。所谓凤尾松即学名苏铁，俗称铁树、铁蕉、凤尾蕉

的植物,其叶虽呈羽状分裂似凤尾,但因过于粗大坚硬而难见它风中“轻摇”的柔情媚态,用以比喻椰叶可谓不伦。且椰树、凤尾松皆南国树种,若诗人只得以树喻树,则真是应了“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的那句古话了!聪明的丘濬不会如此缺乏想象力、如此笨拙的。又,律诗要求颔联须作对偶句,即“凤尾松”要对“龙腰细”,则“松”与“细”同为形容词明矣。为形容词,“松”就是蓬松之意,是繁体“松”的简化字。若视作名词,则不仅对偶不工,还会出现和尾联重韵的问题,扞格于诗律。查《集韵》,“鐸”的“松”是苏丛切,状发乱貌;松树的松是思恭切,解释为木,两字的音与义皆不相同,不是重韵。实际上,如果依丘濬原文写作“凤尾松”,那就不会有歧义了。

丘濬在精心刻划了椰树的形态之后又微微宕开笔墨,结合海南的气候环境,以背景的皴染来衬托主体景物,使画面的空间构图顿然开阔,还融入了时间元素。他写道:“山雨来时青靄合,火云张处翠荫浓。”闲闲道来的两句话,却是海南气候的一个典型概括,非常恰当妥贴。所谓“山雨来时”,说的是海南四面环海,境内多山,这依山傍海的椰树林便因此常被不期而至的山雨所光顾。每当山雨来袭时,那一波一波的雨浪借助风之威势横扫整个椰树林,蒸腾出团团雾气;而椰树则在雨骤风狂之中傲然挺立,表现了伟岸的精神,只有繁密柔长的椰叶随风雨摆舞,时分时合。“青靄合”描写的正是千树椰叶壮观而优美的舞姿。靄,云气也,亦指轻烟和薄雾。青靄乃古诗中常见之意象,用以喻山色,如李白所写诗句“云窗拂青靄,石壁横翠色”(《商山四皓》),《全唐诗》卷181),“落日舟去遥,回首沉青靄”(《姑孰十咏·天门山》),《全唐诗》卷181)中即是。丘濬对该意象之意涵的使用诚如前人,但其所创造的捭阖动荡的境界读起来却也别有一番风味在其中。

这是诗人的雨中即景。而一旦“云销雨霁,彩彻区明”,太阳露出它灿烂笑脸的时候,天空又马上呈现其峥嵘的气象。海南纬度低,夏季时长半年以上,虽说没摊上“火炉”的名分,但太阳的那个毒辣劲儿无疑会令人望而生畏。所谓“火云张处”,实即是夸说气候之炎热。张,开也,喻云彩象花朵一样地开放着,却被太阳烤得火红火红的。这时候,穿行于椰林之中,不啻是一种美好

的享受,那浓密的翠荫隔绝了烈日炎火,铺就一地碎影,并送来阵阵醉人的清凉。

《椰林挺秀》诗的颈联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性描写。诗人为椰树林设置了雨晴各别的背景,以表现其不同的风貌与境界。“山雨”的威猛和“火云”的酷烈在凉与热、动与静、声与光的两相对照中一倍增其度,同时也跟主体景物的特质形成强烈反差,即山雨越威猛,则椰林越见其岿然之精神;火云越酷烈,则椰林越见其脉脉之温情。这刚柔相济的两面本来隐然不彰,但经由诗人的提炼和点染,却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了。椰林如人,有气质,有情意,亦有品格,有境界。当然,景物的此种内在之美不是一般人所能见,乃是需要长期观察和悉心体验,且更有待于观者的慧眼灵心及生花妙笔。昔人云,言情体物“在神不在貌”(《人间词话》),品味这里的描写,实可谓得其意矣。

和颔联一样,诗人在本联中也赋予了椰树以动与静的态、力与情的美,即一种精神的内涵。所不同的是,颔联侧重于对一株椰树的近距描写,而本联则拉开镜头,大气磅礴地点染一片森林。这种由点及面的写法不仅暗含了观察视点的转换和诗歌形式的变化,而且使椰树形象更显丰满有神。在不经意之间,诗人把你带入了一个充满南岛风情的变幻的时空。

中间两联尽管传神生动,能见出诗人的写景刻划工夫,但如果本诗所写仅止于此,那就未免有点儿遗憾了——纯粹为写景而写景,不仅缺乏主体性,而且少了很多情和趣,是不符合情景交融的古典诗学原则的。事实上,《椰林挺秀》诗在景与情的关系上处理得很高明,亦即在写景之外还不动声色地融入了情感因素,使整首诗都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令人回味不已。而其融情人景的笔法之巧也成了本诗艺术上的一大亮点。

回过头来看首联,可以看到,诗人在刚起笔写景时就显示出了即景抒情的趣味,并为全诗定下了恬淡怡然的抒情基调。他面对着“千树榔榔”,那一大片蔚郁翠绿的树林,心里真是抑制不住的喜悦!“食素封”即是这种心情的表达。所谓食封,指的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分封制,被封的封君在其封地上享有衣食租税等特权。诗人这里是用作比喻:眼前的这一片椰林就好象自己的封地,其间的一切都任凭享用,没有任何外来的限制和束缚。因为自己并非真是封君,而天然美

景亦非来自国家的赏赐,故有“食素封”之雅称。素封之素原意是空,引申为无爵位之义,如把孔子叫做素王,即指孔子有王之德而不居王之位。司马迁释曰:“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史记·货殖列传》)诗人所言最切近此义,其中的关键词在一个“乐”字,意欲表明从自然美景中所获得的心理上、精神上的满足实不亚于受到实封的贵族王侯。这是一种惬意的、陶醉的、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情感,清新,纯美,没有功利和尘滓。它轻轻流淌在胸中,洗涤了心灵,忘却了自我,升华了精神,同时也为诗人将要进行的景物描写作好了情感铺垫和心理准备。你看,那遥望着穹林、指点着美景的神情,看起来不正像拥有无限的精神贵族吗?

同样,本诗尾联“醉来笑吸琼浆味,不数仙家五粒松”两句也以抒情见意,且其抒情方式更显示出了高超的艺术性。在中间两联精妙的写景之后,诗人劈头就拈出一个醉字——好一个神来的醉字啊!不仅转接自然,而且能拓开新意,使诗歌内容别开生面。前面写椰树的形、态、声、色,这里接着写椰树的果实,不是很顺理成章的吗?椰果中有清甜爽口的椰汁,如美酒一般,诗人饮之如醉,甘之如饴,不是也很理所当然的吗?新鲜的椰汁“清如水甜如蜜”,风味独特,营养丰富,丘濬特爱之,径呼曰“琼浆”——意为“小蓬莱”(明朝人对海南的雅称)仙岛的玉液琼浆,亦不妨拆解为琼州府(海南)出产的树头酒浆。从“醉来笑吸”的神态中,不难想见他的那份喜爱与享受、闲适与逍遙。

要说椰子和酒的关系,真是大有文章。《康熙字典》“椰”字词条几乎就是绕着一个“酒”字在解说:

《类篇》:“木高数十丈,叶在其末,肤里有浆,甘如酒。宋李纲有《椰子酒赋》。”又《齐东野语》:“椰子花亦可酿酒。”《殷尧封寄岭南张明府诗》:“椰花好为酒,谁伴醉如泥。”又《正字通》:“其壳有斑点文,横破之为酒器,遇毒则酒沸起。”

说到了可酿酒的椰花,可制酒器的椰壳,味美如酒的椰汁,也不忘提及唐宋文人在面对椰酒时的热情抒怀。看来解说者不仅博闻强记、见多识广,而且颇谙椰性,亦颇好酒德,不脱其文人本

色。《康熙字典》的总结性解说还可以在前人作品中找到佐证。如椰制酒器,诗人笔下就出现过椰杓(唐李梦符《渔父引》:“椰榆杓子木瘤杯,烂煮鲈鱼满案堆。”)、椰匏(宋黄庭坚《以椰子茶瓶寄德孺二首》之一:“硕果閨林梢,可以代悬匏。携持二十年,煮茗当酒肴。”)、椰瓢(宋秦观《醉乡春》:“社瓮酿成微笑,半缺椰瓢共舀。”)等朴质的酒器。民间传说也给人带来了椰与酒的联想:相传林邑(占城)王与越王构衅,使人乘其醉杀之,割其首而悬于树上。化为椰,其核犹有两眼,故俗称椰果为越王头、将军首,而其浆如酒也。说得虽吓人,却终究难消人们对椰汁美味的怀想。总之,椰子和酒确有渊源,来过海南的文人们能够从中找到诗情与浪漫、激情与灵感,土生土长的丘濬也对它情有独钟,并以诗家本色给予了尽情的赞美。试想,设若椰汁如清茗,则只合优雅地去品,哪能有“醉来笑吸”的忘我与畅快呢?

除了椰汁如酒惹人醉的意思之外,“醉来笑吸”的“醉”也可释作:诗人为椰林美景所陶醉。不是吗?那满眼尽望的椰树和高挑纤细的槟榔(两树因大小粗细的形态不同而被谑称为男儿树和女儿树)杂生一处,远望去就是一片绿色的海,重重叠叠,高高低低,苍翠欲滴;一株株椰树亭亭玉立,不枝不蔓,俏丽地映衬在碧空中,时或迎风斗雨,舞姿翩跹,时或遮阳蔽日,翠荫浓密。如此美景怎不令人心驰神往,心醉神迷!难怪诗人要用传说中的仙树来衬托这种心情,说“不数仙家五粒松”了。此一“醉”字兼有酒醉和陶醉两层含意,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则深思熟虑,耐人咀嚼,真可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啊!

末句的“仙家五粒松”(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对“五粒松”有解说)是由“醉”字引出的奇妙联想。诗人跳脱实景,把视线和思绪一下子拉进邈远微茫,这样既暗写了椰树的出尘之姿,又拓开了诗歌的展示空间,并在现实与那虚幻想象的另一时空的对比中作出取舍。这是他人生态度的一种展现。但试想,设若不是“醉眼醉心”,又何来这出人意表的世外之想呢?

椰树通身是宝,可以现于笔端、形诸歌咏的素材很多,而丘濬则仅取干、叶入诗,描其形,画其态,绘其声,写其色,动静结合,形神兼备,读来极有诗味。他又从形态描写出发,就势抒情,表现了很高的技巧性。借助于眼前景物,他鲜明地

寄托了远离尘俗、亲近自然的心愿,也隐约表达了热爱生活、不慕神仙的现世情怀。那隐含在曼妙诗句之中的,其实是诗人的性情和旨趣,还有更为幽渺的人生阅历。这只要你去细品,是不难揣摩得之的。

《椰林挺秀》诗在艺术结构上的主要特点是稳称谨严。诗人以“遥望”起笔,笔下写意,意中含情;接着拉近镜头,走进椰林之中,近距离地观察和描写景物,勾勒出南国椰树的独特风姿;又骋笔纵情,极力伸展想象,写出随风雨阴晴而变的景观;最后笔锋略转,写椰汁美味,并巧妙地引伸出人生感受,有较强的抒情性。前三联以景物为中心,或以惬意之情观景,或以欣赏之情描景,皆隐隐然情意蕴含于其中;最后一联则纯属抒情,诗人乃在兴怀感抱,直抒胸臆,但明显是情以景兴,触景生情。总之,本诗重在写景,却又处处含情,是一首情趣盎然、引人入胜的写景诗,可谓饶情景交融之美、文采风流之趣。而其裁剪之精当、意象之鲜明、描写之传神、运笔之工致,以及修辞和语言上的生动贴切,更显示了诗人刻划描写的艺术功力,为本诗增光添色不少。

《椰林挺秀》之所以能成为一首写景咏物的好诗,和诗人丘濬深厚的诗学修养是分不开的。他虽生于台阁体泛滥之时,其本人也是理学名臣,但却能摒弃馆阁大臣的创作习气,跳脱“雍容典雅”

的流行诗风,主张写“得天趣之自然”(《刘草窗诗集序》)的诗歌。他认为,不要凭“学力”作诗,而应从生活中寻找诗料素材,写“眼前景物口头语”(《戏答友人论诗》)。此论可谓得作诗之精髓。唯其写熟悉的景物,用活生生的语言,才能写出真情实感,写得得心应手,写出感染力。落实到《椰林挺秀》,可以看出,丘濬实践了他的诗歌主张。他写的不是江南的桃红柳绿或北国的霜叶衰草,而是故乡的风物。他熟悉椰树的形态特征,也了解它的生长习性,乃至与特质品性、四时景观、价值功用等,所以不必象过往海南的迁客那样去刻意比兴寄托,而是从椰景中自然生发,款款写情,娓娓道之。手法近乎白描,却写得流丽宛转,亲切可喜,且别有慧心,真正是臻至他所倡导的“吐语操词不用奇,风行水上茧抽丝”(《戏答友人论诗》)之艺境。在“吐语操词”的语言运用上,他不用典故,不用奇语拗语、硬字僻字,无书卷气,也无俗气,显得娴熟老到,自在潇洒。总之,《椰林挺秀》是一首耐读耐诵的佳作,反映了诗人丘濬具有深厚的诗学造诣和高超的写作技巧。不用说,它是《琼台诗文会稿》中众多诗作的一个亮点;但也不妨说,它即使放在明代前期诗坛上也是很突出的。在当时那萎靡窒闷的创作风气下,能读到这样一首清新自然的诗,能见到这样一位率性作诗的诗人,无疑会让人的情绪为之一振。

Elegant Coconut Trees, Fine Life

—On Qiu Jun's Poem *Tall and Graceful Coconut Trees*

ZHU Dong-gen

(College of Literal Arts,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Qiu Jun's *Tall and Graceful Coconut Trees* is a poem full of images and of unique style. It vividly portrays the fine scenery of the coconut trees in different weather conditions, and conveys the poet's wishes to be close to the nature and his love of life. This poem is different in its choice of topic, style and language from those court poems of early Ming Dynasty and gives a refreshing feeling.

Key words: Qiu Jun; *Tall and Graceful Coconut Trees*; appreciation

(责任编辑:刘云)